

弱水千流
作品



田入心扉

我爱你，
为你逆世界而行，
为你与世界为敌。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田入 心扉_[上]

作品
弱水千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入心扉 / 弱水千流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52-4532-2

I. ①田… II. ①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915号

书 名 田入心扉

著 者 弱水千流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陈 静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32-2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目录 [上]

Chapter 01	向他求救	1
Chapter 02	回国	24
Chapter 03	每天都想看见你	48
Chapter 04	风波	71
Chapter 05	我的姓氏	100
Chapter 06	你是我的	131
Chapter 07	他的世界	163
Chapter 08	恋人关系	199
Chapter 09	封氏温柔	224
Chapter 10	你让我分心	250



目录 [下]

Chapter 01	见家长	277
Chapter 02	封先生的男友力	308
Chapter 03	舍身仗义的田小姐	344
Chapter 04	危机	374
Chapter 05	共渡难关	398
Chapter 06	封夫人	423
Chapter 07	杀机四伏	457
Chapter 08	我爱他	483
Chapter 09	尾声	513
番外一	大小泰迪(上)	533
番外二	大小泰迪(下)	537
番外三	甜蜜时光	542

田入心扉

Chapter 01

向他求救

霓虹灯在黑夜中闪烁，叫嚣着这座城市的繁华与糜烂。汽车的鸣笛声很刺耳，车轮碾轧过柏油路，水花被车轮带得四处飞溅。路灯下，一对男女正在热吻，暧昧的呼吸声灼烧着空气，极尽颓靡的气息在这条街区里肆意蔓延着。

女人有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卷发，五颜六色的指甲在男人宽阔的背脊上缓慢地敲打着，男人的大手摩挲着她的手臂。大红色的灯光从广告牌上投下，女人媚眼如丝，鬋发在空中甩出一道妖异的弧度。

忽然，金发的葡萄牙女郎似是察觉了什么，目光越过男人宽阔的肩膀，看见街角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瘦小的亚洲女孩。

与此同时，亚洲女孩也在看着她，以一种诧异到接近惊恐的眼神。

女人轻蔑又嘲讽地与亚洲姑娘对视着。姑娘身上的衬衫破了几道口子，裙子下的双腿上有乌青的印记。女人判断，这是一个人行不久的丫头，或许才做过一笔不愉快的买卖，吃了些苦头。

该死！又多了一个抢生意的家伙。

身上的男人似乎很不满，箍住女人细腰的手用力收拢，女人吃痛，低低地骂了句脏话，红唇贴近男人的耳畔，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亲爱的，别这么粗暴，否则我会收你双倍的价钱。”

田安安干巴巴地吞了下口水，赶忙拉高衣领快速朝前走去。

在大街上就能做这种事，外国人民的作风果然豪放得教吾等社会主义人民望而生畏。

拉斯维加斯，全球最著名的赌城，荒凉沙漠中的不夜之星。这座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城市夜夜狂欢，超级巨星的秀场表演、刺激的拳击冠军争霸赛、灿烂炫目的赌场以及各式各样的交易，吸引着全球无数富豪到这里来一掷千金。

四处都是嘈杂的人声，充斥着各种语言、各式各样的脏话。这是拉斯维加斯的黑街区，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

田安安把脑袋埋得很低，几乎将本就娇小的身子蜷缩成一团，尽量将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到零。即便不抬头，她也知道街道四处都是赌徒，他们人种不同、肤色各异，可是有个共同点——男人，并且是穷凶极恶的男人。

鼻子酸酸的，有些想哭，可是她憋着一股劲忍住了，攥紧了衣领，竭尽全力朝着街区的出口走去。她不能停下，也不敢停下，一旦吸引了那些男人的注意，她的下场就是凶多吉少。现在她要做的是马上去警局，或者找一个电话亭报警，赶紧把江薇那个大姐救出来。

田安安迎着风向前走，在心中骂了句流年不利，用力咬紧下唇。

这几天的种种，回忆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三天前她跟着江薇来拉斯维加斯出席活动，在回酒店的途中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绑架，关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后来她才知道，绑架她和江薇的是当地跺跺脚就能变天的大人物。

其实她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对方的目标是天后江薇，她这个小助理只是顺手牵羊。田安安欲哭无泪，不知道江天后什么时候招惹上了这种人物。她觉得自己真是倒霉到家了，万分后悔过年的时候没去庙里烧高香……

不过万幸她和江薇被分开关在两个房间里，那群人的注意力又都在江薇身上，这才给了她可乘之机，得以逃脱。

田安安不自觉地伸手搓了搓双臂，伸手触碰到破皮的嘴角。即便不照镜子，她也知道自己此刻有多狼狈。衬衫被扯烂了，如果不是另一个人突然闯入，在那个黑暗肮脏的房子里，她都不敢想象自己会经历什么……

她拿手背揩了把脸，吸吸鼻子，小巧的鼻头被夜风吹得通红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她头发长见识短，这个地方的黑暗和危险程度完全超出了她过去二十一年的所有想象。

她其实很怕。她想回家，她甚至决定救出江薇后就辞职。尽管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可是用生命给天后保驾护航，她觉得自己还没那么伟大。

正想着，后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逐渐逼近。田安安呼吸一紧，只觉得胸腔里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听见几个不算陌生的美式口音传来，惊喜又暴戾的口吻：

“在那儿！我看见她了！”

慌乱刹那间席卷全身，下一刻，田安安拔腿，铆足了劲儿开始狂奔。

她疯狂地奔跑着，拼尽全力，大张着的嘴里呼呼地灌进冷风，喉头很快便尝到了一丝腥甜。裙下纤细的小腿被冻得发青，迈步间牵扯到伤处，钻心地疼痛。可是她顾不上了，跑、跑、跑！不能被抓住，否则不只是小命不保，恐怕还会死得极其难看！

背后那群人的来头不小，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对江薇动手，不用说也知道不是简单角色。求救就不要指望了，这条街上就没几个好人，她可不想招来更多的禽兽。

这时的田安安真的是无助极了，对她来说，拉斯维加斯纯粹是网上的图片和新闻，街头逃窜更是港片和好莱坞电影里的经典镜头。她就像只无头苍蝇，又气又怕，很快就发现自己跑进了一条被灰墙堵死的巷道。

背后的脚步声靠近，男人们也累得气喘吁吁。一个留络腮胡的男人朝地上啐了口，骂道：“看着这么小，没想到跑得还挺快！”那个男人望向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淫欲，“累了哥们儿这么久，不好好补偿补偿恐怕不行！”

“……”田安安抽着嘴角后退，后背抵到墙上。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衬衫向全身蔓延，她双腿没出息地发起软来，瘦弱的双肩隐隐发颤。可是输啥都不能输气势是田安安做人的原则，于是她装作很镇定的样子说：“大哥，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别乱来……”

“说什么？”满头红发的男人伸手在她脸上摸了一把，掏出把瑞士军刀拿在手上把玩，“什么是乱来？”说着刀尖一挥，在田安安白色的布料上划了道口子，“这叫乱来吗？”

田安安退无可退，警惕地抬手捂住胸，心里已经隐约明白这些男人想做什么了。

此时此刻，她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前所未有的慌乱像潮水一般将她淹没，漫过口鼻，让她几乎窒息。

会死吗？恐怕也差不多了。

这也忒悲催了吧？她只是一个毕业没多久的大好青年，还没来得及投身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竟然就要去见耶稣了？

与此同时，男人们兽性大发，视线放肆地在少女身上打量着；典型的亚洲女人，娇小的身躯、白皙的皮肤，五官小巧精致，一双大眼睛灵动逼人，更加催发了他们想要肆意蹂躏她的念头。视线下移，及膝裙下两截白生生的长腿，纤细得不可思议，似乎一用力就能折断。

“看看，我们的助理小姐也是个漂亮的美人！”男人们淫笑着赞叹，其中一个动手摸了摸她的裙子，惹来她疯了似的躲闪。那人眼中顿时亮起病态的光：“助理小姐这么害怕，一定是处女！”

“太棒了，我喜欢处女！”其他人立刻兴奋地附和，狼一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亚洲女孩。

田安安发现自己镇定的脸皮已经岌岌可危，这几位大哥真是绝了，外观杀马特也就算了，心里居然也这么猥琐，简直刷新了她对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认知。

她整个人都快要斯巴达了，皱紧眉头道：“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先声明，我已经报了警，你们别乱来，警察马上就到！”

男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猛地伸手将她推倒在地，欺身压上去，喘着粗气讽刺说：“警察？小妹妹，你连说谎都不会。我想你需要确认一次，这里是拉斯维加斯的黑街区，OK？”边说边伸手摸向她的小腿，惊叹道：“真滑！”

安安觉得反胃，恶心得几乎要吐出来。趁着这时，她用尽浑身的力气向男人的眼睛踢了过去。那个卷毛男人吃痛，鬼叫了一声跌坐在地上。她眼底闪过一丝希望的光，当即手脚并用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正要开跑，纤细的胳膊却被人一把捉住了。

那人力气很大，她吸了口冷气，痛得眉毛都拧到了一起。她怀疑自己的手臂已经断了。

“该死！”被偷袭的男人暴跳如雷，站起来狠狠地往她脸上甩了一记耳光，刺啦一声，她的衬衫被扯烂了，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在夜色下莹莹生光。

田安安始料未及，吓得尖叫了一声，一时间什么也不顾了，低头狠狠一口咬在了捉住她的大手上。那人吃痛，擒住她的手松开了。绝望似乎能激发人的潜能，她用力挣开几个白人，一鼓作气，猛地冲出了暗巷。

街区人来人往，男人女人厮混的声音不绝于耳。所有人都目睹了方才的那一幕，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伸张正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有钱有权就是正义，无依无靠的亚洲女孩是只能被生吞的弱肉。

田安安眼眶发红，刚才耗费了全力，她体力不支，踉跄了几步跌倒在地上。背后的脚步声逼近，她挣扎着抬起眼，映入视线里的是一双锃亮的黑色男式皮鞋。

那是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五官英俊而冰冷，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眸深邃沉静，目光凛冽得让人望而生畏。他整个人干净而优雅，仿佛中世纪的贵族绅士，与周围的肮脏黑暗格格不入。

纯黑色的西装做工考究，笔挺精细，几乎与背后浓烈的夜色融为一体。仰视的角度，田安安看见他下颌的弧度曲线倨傲，俯视着她，视线冷淡地在那副衣衫不整的白皙躯体上扫视一周。

“先生，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一个同样穿西装的亚裔男子在他身旁恭敬地说道。

中文！是中文！

那一瞬间田安安感动得想唱国歌，她眼底燃起希望的火焰，苍白的唇开合着，发出两个中文音节：“先生……”

然而不等她说完，男人已经满脸冷漠地收回了视线，提步，左腿从她的手臂上迈了过去。

田安安刚刚燃起的希望在瞬间破灭，她慌了，竟然一把捉住了男人的裤脚，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救救我，求你救我！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万岁……”她语无伦次，忽然定定地说道，“只要你救我一次，我感谢你八辈子，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

男人的动作稍顿，微微俯身，戴着白色手套的修长右手挑起她的下巴。

她被迫抬头，目光对上那双冰凉的眼。他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她，快速度量这张脸和身体具有的交换价值，最后薄唇微启：“带她上车。”

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对濒临绝望的田安安而言，无疑是砸下来一道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

她原本抱的希望不大，毕竟她已经过了相信全世界都是真善美的年纪，见义勇为这种事存在，可几率和费玉清不污一次同样小，她没有那个自信自己能遇上。

然而出乎意料，这个男人真的愿意救她。那一瞬间，往夸张了说，田安安激动得想向他连磕三个响头。她喜极而泣，晶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欣喜异常的光芒。

惊讶的当然不止田安安一个人。

喧闹的大街有刹那的死寂，夜风带着沙漠边陲特有的干燥凌厉，仿佛酝酿着一场亟待摧毁一切的风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不约而同地注视着那个站在亚洲女孩身前的男人。那个男人西装笔挺，纤尘不染。

像黑街区这种地方，权力和金钱统治着一切。没有背景的女孩是绝对的弱者，没有人会愿意管这种闲事，毕竟拉斯维加斯是一座被黑势力主宰治安的城市。很显然，这个雕像一般的男人是个另类。

赌徒和流莺们兴致勃勃，一双双颜色各异的眼睛中闪动着病态的热切，他们兴奋地低声议论着，笃定今晚会有一场好戏将要上演。

这时那群白人追了上来，一个体型巨硕的壮汉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扭着脖子活动手指，发出刺耳的咔咔声。他冷笑着，目光里有着鄙夷的意味：“小子，滚回你的国家去再管闲事，这是拉斯维加斯，要分得清谁才是这块地盘的主人。”

“对，不要多管闲事，亚洲人！”红毛扯了扯嘴角，视线看向地上衣衫破烂的少女，蓝色的瞳仁中兽欲翻涌，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这个小东西是我们的。”

与此同时，后头几个体型高大、浑身肌肉的白人走了上来，摩拳擦掌、目露凶光，文身遍布的手臂狰狞恐怖。

田安安忐忑不已，半晌没有听见男人的答复，她慌了，战战兢兢地仰着脖子看他，生怕这块免死金牌会反悔。

和众人的预料截然不同，处于风暴中心的主角冷漠异常，仿佛身边的一切都事不关己。他不言声，威严而冷硬地沉默着，金丝眼镜下的眸子冰凉得没有一丝温度。身后的亚裔男子恭敬地上前几步，拉开了一辆通体漆黑的轿车车门。

男人优雅地上了车，从始至终都没有看过那群叫嚣的白种人一眼。

见他要走，田安安顿时紧张起来，手脚并用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这时，男人低沉冷凝的嗓音再度从她头顶传来，语调淡漠得让人不寒而栗：“处理干净。”

长时间的高度紧张使田安安的脑子成了一团糨糊，她本就不是智商多高的人，当然听不懂他说的话。然而，她却听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戾气和可怕的冷静。

蓦地，后头一个男子抱起田安安娇小的身子，她目瞪口呆，下一瞬就被一把扔进了黑色轿车的后座。

田安安的手臂和膝盖上都带着伤，即便柔软的真皮沙发也能引起一阵剧烈的疼痛。她觉得很倒霉，在拉斯维加斯遇到的所有男人似乎都看她不顺眼。痛呼了一声，她反射性地蜷起光裸的小腿。

司机徐徐发动了汽车，引擎声将田安安混乱的思绪重新拉回现实。她从疼痛中回过神，隐约听见背后传来古怪的巨响，似撕裂了天际一般。她皱眉，试着转头往后面张望。然而脖子将将转过某个角度，一张棱角分明的侧脸便闯入了她的视线，让人猝不及防。

她浑身一僵。

轿车价值不菲，内部空间也很大，纯白的世界应当是开阔的，那个人的存在却使这片天地压抑万分。

和远观及仰视不同，这一次，男人的脸很近，近到使她生出触手可及的错觉。

田安安咽了口唾沫，悄悄打量着他。这是一张无懈可击的脸，麦色的皮肤光整而硬朗，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眸子微合，似乎在……闭目养神？

她皱眉，拉拢敞开的衣领，思索着要怎么开口与他搭话，再借他的手机来报警。这个男人身上的压迫感太强烈，强烈到没来由地使人惧怕。她的小胆包子症又发作了，纠结东纠结西的，半晌才咬咬牙，拳头一握，决定豁出去了。

江薇还在那群人手上，救人如救火。再说了，他再怎么样也是她的救命恩人，能从黑街区救人的人，心肠还能坏到哪儿去？

田安安深呼吸了一次，默念了三十遍“神请给我力量”，抬起颤抖的右手，朝他伸了过去。

就在她纤细的五指碰到黑色袖口的前一刻，男人的眸子睁开了。田安安的小手僵

在半空中，看着他的视线微转落在自己身上，清明而冰冷，锐利如剑。

他垂眸，冷漠地扫过她沾了泥灰的五指。

田安安尴尬了个结结实实，悻悻地将手缩了回去，朝他挤出个干瘪又抱歉的笑容，结巴道：“对、对不起……打扰先生了……”然后才想起来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田安安。种田的田，天安门 的安。”

男人脸色仍旧冷漠，可还是礼尚往来：“封霄。”

封霄？田安安在心里记了一遍这个名字，接着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继续高歌感激之情：“封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拔刀相助，真的非常感谢！人间自有真情在，万水千山总是情！”她话锋陡转，“我、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那群人手里，拖得越久越危险，拜托，拜托！”

田安安说这几句话的同时，男人的目光已经在她身上重新打量了一遍，最后落在那张开开合合的唇上。

小巧的嘴唇，形状暧昧微薄，没有任何点缀，天生带着一种稚嫩的粉色，不算性感，可是却足够漂亮，足够撩人。

镜片下的眸子中划过一丝嗜血的兴味。

那张勾人的小嘴还在自顾自地絮叨着，诚挚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两命就是十四级，积少成多，总有一天会修成正果……”

“抱歉小姐，我对造浮屠没有兴趣。”封霄微屈食指，推了推眼镜，就连打断人说话都能离奇地绅士与优雅，只是他面容冷漠，嗓音没有温度，“并且，我不认为你的身体值两条命。”

田安安愣住，一时没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只能干笑着哈哈道：“封先生，您真会开玩笑。”

封霄轻笑，她从他冰冷的眸子里却看不到一丝幽默的痕迹。

后座有片刻的死寂，田安安浑身上下的暖意一寸寸褪尽，小脸煞白，瑟缩着朝后退了退，看他的目光从最初的满怀感激变成“哔了狗”。

神天菩萨，她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

惊恐随后涌来，田安安后知后觉，这才意识到自己出了苦海，却转身跳进了另一个更恐怖的火坑。男人的薄唇弯成了一道弧线，他身子后仰，神态慵懒，饶有趣味地欣赏着她的恐惧。

两相沉默，前座的司机自始至终都在闷头开车，副驾驶座上的西装男子也毫无反应，俨然将车后座上发生的一切都视作了空气。

田安安满脑子都是飞驰的草泥马，后悔到了极点。这个男人的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敢在黑街区明目张胆地与当地黑帮动手，她再笨再傻也能回过神来，自己这是惹来

了天大的麻烦，比那群白人可怕千万倍的角色……

田安安怕极了，心中默念着镇定、镇定、镇定，可是不太有用。恐惧的情绪星罗棋布将人笼罩，扼住她的喉咙，令她几乎窒息。

攥紧领口的五指发力收拢，她习惯性地咬住下唇，很用力，用力到舌尖尝到了腥甜。

下颌忽然传来剧痛，田安安松开牙齿，逸出一声痛呼，眸子抬起来，同一双冷漠凌厉的目光相对。她这回没有闪躲，略带几分强硬地同他对视着，眼神倔强而隐含愤怒。

封霄的黑瞳中浮起极寡淡的笑意，田安安觉得毛骨悚然，下一刻，他的指尖离开了她尖俏的下巴，转而抚上她沾着血沫子的唇。

他的指腹是粗粝的，摩挲过细嫩到极点的唇，带来一阵不可抑制的战栗。她这才发现，这个男人不知何时摘下了手套。

惊惧引起了颤抖，少女背脊僵硬，孱弱的双肩同白皙的脖颈形成一种脆弱而妖异的美态。

他垂眸，镜片下的瞳孔里映入一张精致小巧的唇。他看见自己的指尖漫不经心地抚过她的唇，将鲜红的血液涂满两片唇瓣，妖冶不可方物。

田安安目光微动，浓密的长睫轻轻发颤，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诡异的幽深。

没多久，封霄的指尖离开了她的唇。她皱眉，下意识地抬起手背在嘴唇上擦拭，还没来得及及松口气，便听见他面无表情地开了口，语调沉静：“会议推迟三天，直接回酒店。”

前面两位大哥恭恭敬敬地应声：“是，先生。”

不祥的预感升腾而起，田安安的双手在身侧用力地握成拳。随后，她听见副驾驶座的男人拨通了一个电话，而司机则在一个拐角处掉了个头，黑色的轿车箭一般地穿过拉斯维加斯斑斓的夜景，停在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酒店门口。车门被人从外拉开，田安安看了一眼外头站着两个高大男人，没有动。

这里是繁华的闹市区，如果呼救……逃脱的可能性有多大？她心里快速盘算起来。

“不要指望逃走。”封霄的声音从身旁传来，冰冷而淡漠，“我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希望田小姐没有机会验证这句话。”

田安安发现，自己的身体又没出息地开始发抖了。

她左手撑着座位缓慢地下了车，抬头看，酒店的大厅装修得富丽堂皇，在她眼中却变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的巨口。

两个金发女郎迎上来，脸上带着标志性的微笑，一左一右扶着她往电梯走去。田

安安试着挣了挣，发现两个女人的力气极大。她绝望了，看来她们也是那个男人手下的人。

电梯门开了，两个金发女人半扶半拽地将田安安拖了进去。

“将她洗干净，带到我房间去。”封霄在电梯外驻足，脸上没有表情，纯正流利的美式英语低沉悦耳。

两个女郎微低着头：“是，先生。”

他的视线落在她敢怒不敢言的小脸上，语气淡漠地开了口，声音清冷：“田安安？”

从暗处来到明处，他的五官愈加显得冷厉完美。电梯小姐已经摁下了按钮，田安安那时的脑子一定被门夹了，因为在电梯门合上的前一刻，她鬼使神差地喊了声他的名字：“……封霄。”

霓虹灯下的罪恶之城，到处都充满了极尽诱惑的气息。酒店门前的喷泉美丽壮观，洪峰不过一瞬，很快，水柱便从七十多米的高空狠狠坠落，水花在玻璃幕墙上溅起道道水痕，以极缓慢的速度下滑，暧昧在肆意蔓延。

田安安鸵鸟似的蜷缩在巨大的浴缸里，手臂牢牢地抱紧膝盖。温热的水流从莲蓬头喷洒出来，兜头淋下，顺着她光洁的额头和脸颊滚落。水珠在尖俏的下巴处汇聚，最后不堪重负，一滴一滴地落入浴缸。

她皱紧了眉头，捏着眉心，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嗯……这几天来的种种，都是一场噩梦吧？

拉斯维加斯、废旧黑暗的工厂、粗暴残忍的美国壮汉，以及那个叫封霄的冷戾男人，其实都是一场梦吧？她目光里闪烁着了一丝希冀，下一瞬，用力地闭上了双眼。

是的，一定是的！只是梦而已！再睁开眼，她会回到中国，回到那座不大却时时洒满阳光的房子，回到贴满了艺人海报的房间。那才是她的世界，普普通通、有爸妈、有时常唠叨的奶奶，还有那条上日天下日地中间日空气的小泰迪……

安安心头乱七八糟地安抚着自己，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眼。

然而，眼前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哗哗的水流声几乎将她的理智打垮。

她的身子颓然下沉，痛苦地将脑袋没入水面。不是梦，水流漫过头顶的滋味那样真实，无法获得空气的痛苦也那样真实，逼迫着她面对残酷至极的现实。

她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绑架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似乎还想对她做什么禽兽不如的事。

最关键的是，她没有反抗的余地。

浴缸的水面咕噜噜地冒出几个泡，田安安在窒息的前一秒钻出了水面。缺氧使肺

部疼痛，她大口呼吸着久违的空气。浴室的门猛地被人从外头一把推开，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田安安被吓了一跳，用中文骂了句脏话，慌不迭地将赤裸的身子往水里藏，满眼惊恐又警惕地瞪着忽然闯入的金发女人。

“我想你已经洗得足够干净。”金发女郎的声音很平静，平铺直叙，音节断句没有丝毫的起伏，仿佛一个冰冷的机器，“先生在等，没有时间了。”

田安安警惕地后退，下一刻被两个女人蛮横地从浴缸里提了出来，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强硬姿态。金发女郎的动作很快，甚至能称得上神速。从田安安离开水面到套上衣服被推出门，实木立钟上的分针只移动了五格。

田安安在门关上的前一刻看了一眼立钟指向的时间，凌晨三点二十五分。或许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时刻，纪念自己被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男人绑架，纪念自己经历了一回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剧情桥段。

人在极度恐慌时总爱胡思乱想，田安安的思绪纷乱，一个念头在心脏里蠢蠢欲动，连带着心脏也疯狂地跳动着，似乎下一刻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被送进那个男人的房间，她实在无法想象自己今后的命运会变得多奇形怪状。眼底的恐慌逐渐浓烈——是的！所以她不能坐以待毙，逃走，一定要想办法逃走才行！

田安安思索着，目光不着痕迹地四处观察起来，脚下的步子刻意放缓，留意着这个环境内部的构造和出口方向。

不得不说，这个酒店的华丽与奢侈已经超过了田安安对“奢华”这个词的所有理解。身处这座高楼的第四十八层，透过玻璃墙，城市绚烂的夜景几乎被尽收眼底。闪烁的灯海为这个不夜城镀金润色，使其看起来更加纸醉金迷，欲望无边。

她低着头，视线却悄悄在向周围东瞟西看。一旁的金发女郎面无表情地善意提醒：“小姐，请不要试图逃走，否则先生会不高兴的。”

金发女郎这话只说了一半，至于不高兴的后果是什么，她只字未提。

田安安的小脸骤然一片白。这世上，最残忍的事不是死刑，而是被人极度麻木地宣判死刑。她脑子里划过那双深邃却冰冷的眼，额头突突地跳，想起封霄那句轻描淡写的警告。

至今为止，经历的种种让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单纯地吓唬她而已。

脚步声被地上的波斯地毯吸收得干干净净，和刚才一样，田安安被强行推进了电梯。手臂被瘦高个头的金发女人死死攥住，田安安皱眉，看见满脸微笑的电梯小姐伸出食指，摁下了“49”这个数字。

心脏仿佛被人用手握紧了，田安安呼吸困难，怔怔地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从48

滚动成了49。叮的一声，门开了，左右两个金发女人挟着她走出了电梯，最终在一间房门前停了下来。

女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分针刚好指向某个刻度，不迟不早。她心头稍稍松口气，下一瞬，门锁发出咔嗒一声轻响，房门被人从里头打开了。

田安安被开锁的声音吓得缩了缩脖子，左边的女郎越过田安安，伸出手扭转门把，开门，将娇小的少女一把推了进去，最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整套动作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大力的推搡使田安安踉跄了几步，她的拖鞋掉了，白嫩的小脚踩在地上的绒毛毯上，细绒搔过她细腻脚背，激起一阵战栗。

房门合死了，最后一道亮光也被阻隔殆尽。田安安目光微闪，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进入一个没有一点儿光亮的世界。黑暗笼罩着一切，甚至连窗外的霓虹也没有投射进来一丝。她内心的惶恐和不安几乎堆积到了顶点，下意识地掉头，打算不顾死活地夺门而逃。

就在她碰到门把的同时，一声清脆的金属声打破了死寂，似乎有人在把玩着打火机。接着，一道低沉的男声从她背后传来，熟悉的嗓音，只是语调里多了几丝慵懒的意味：“想去哪儿？”

田安安扣住门把的五指忽地收拢，很用力，金属的冰凉几乎勒进了柔嫩的掌心。田安安深吸一口气吐出来，内心念了十句“阿门”、二十句“阿弥陀佛”，尽量用最淡定的姿态转过了身。

黑暗中有一点淡淡的红，像阴森的鬼火。她差点儿被吓得坐到地上，可还是硬着头皮挤出一句话来打招呼，干笑道：“封、封先生，你也在啊？”

不知在何处的男人有片刻的沉默，随之继续发号施令：“往左走三步，灯的开关在你左首的位置。”

田安安没有犹豫，迅速照着他的指示走了几步。黑暗令原本就肆意蔓延的恐惧越发膨胀，她飞快地抬起左手摸到了开关，迅速按了下去。

没有预想中刺目的亮光，昏黄暧昧的灯光从头顶上方徐徐投落，极缓慢地将黑暗吞噬。田安安就在原地站着，转头看，不远处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穿着纤尘不染的白色衬衫，领口的纽扣松开了两颗，黑色的领带松松垮垮，手臂处完美的肌肉线条隐隐可见。

田安安目光微动，这才发现刚才的红色是他指尖点燃的雪茄。她第一次正经端详着他的双手，脱去手套后，那双手干净修长，竟然漂亮得不可思议。

封霄靠坐在沙发上，神态慵懒，金丝眼镜下的目光却冷厉凛冽，毫无温度地在她

身上打量。

田安安的身体因为恐惧而有轻微的颤抖，白皙的皮肤被灯光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橙色，看他的目光充满着警惕和探究的色彩。他的视线掠过她白皙的小腿，掠过纤细的腰肢，掠过精致的锁骨，掠过脆弱的脖颈，最后落在那张小巧漂亮的唇上。

干净了。很好，让他更有食欲。

男人的薄唇弯出一道淡淡的弧度，身子微动，将雪茄在烟灰缸里熄灭，眼神玩味，声线冰凉：“过来。”

田安安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重复了一次：“过来。”

他的语气和之前相比没有变化，田安安却读出了危险的信息。她纠结了一瞬，最终还是妥协下来，认命似的挪着步子朝他走过去，心跳极度紊乱。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似乎不言而喻。

她是个成年人，面对这种事应当淡定一些。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想活命，除了这个，也没有第二条路走了。

田安安在心里不住地宽慰自己，尽管她心里一直矫情地认为第一次应该给最爱的人，尽管她还悲催地没谈过一次恋爱……

男人慵懒地坐着，她站在他跟前，第一次发现俯视人会有一种类似亵渎的罪恶感。她强自镇定，一脸慷慨赴义的决然。

出乎意料的，封霄只是扔过来一个东西，淡淡地吩咐道：“涂上。”

田安安怔了怔，垂头一看，白嫩小巧的掌心卧着一个类似口红的东西。

她呆若木鸡。

What are you 弄啥嘞？大半夜把她劫到这儿来，只是为了送她口红？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平时×生活不协调……

心头数万草泥马再次呼啸而过，可是她又不敢违逆他的意思，只能硬着头皮旋开旋钮，连颜色也没看就往嘴唇上抹了上去，快速涂完之后看向他，战战兢兢地等着他下一句话。

少女的肤色很白，五官小巧却立体精致，嘴角起菱的唇形状暧昧，在复古红的映衬下妖艳无比，瞬间唤醒了他所有的感官。

冰冷的血液仿佛瞬间变得灼热起来，在四肢百骸里肆意流窜。封霄注视着她，修长干净的右手徐徐摘下眼镜，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离开了金丝眼镜，他身上的暴戾同冷硬越发显而易见，携带着浓烈的侵略感扑面而来。

田安安没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